

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  
舉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舉拒戰敗績景斬舉  
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舉敗不遑貫甲與數十  
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  
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  
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  
岸荊州刺史湘東王諱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  
畢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  
高州刺史李遷任前司州刺史羊鴉仁人率兵

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  
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  
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  
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  
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  
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  
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  
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  
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景自

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垂意乃聽焉  
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八器出送然  
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悅左丞王偉  
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  
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  
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  
鄉侯詔兼散騎常侍蕭瑒與太子少傅王偉等登  
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  
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充州刺史南康嗣

王會理前一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

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北軍自白下  
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豈八救乃遣北軍進  
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詔臣  
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  
發救竝刀口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  
春謹離便無慮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  
春鐘離即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  
將軍賴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

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  
見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  
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然  
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  
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  
宮闕已盈十旬逼展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  
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  
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  
筆不盡臣所以含情深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

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河

夷凶剪亂克雪家恥然後踵武前王允宅江表

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勅敵

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輜軒相屬

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膺萬機劬勞治道刊正

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

盤石人君蕪云業昔天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

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

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

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威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雲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閭喪則止匹天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芻梁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

冀趙剽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期服濟江告成

東岳使太采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

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

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

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

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

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

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

守壽陽血食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

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  
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  
之恥陛下下武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  
復請通和臣頓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  
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  
懦逗留雷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  
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蓄器械山積募交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

而面縛敵庭實宜然其屬籍以豐募征鼓陛下  
尚且無道責伶其苟有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  
之法當如是乎夫比也懸敵人其古稱汝穎  
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寇入之後無故  
棄之陛下尚且無嫌責臣遂足以鴉仁棄之臣  
不爲罪臣短何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南越  
躬非戰之罪軍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遂壽  
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遂揚善鴉仁自知棄  
州切齒歎恨內懷怨懼遂臣欲反嘗有

形迹所徵驗証皆屬虛也下曹無辨安默而  
信細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立者事三者乎  
其失分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天下之任惟漁獵  
百姓多苦重馬非欲為國立功直是日為富貴  
行貨權幸微實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  
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譙延天聽謂為真金真寶山  
之役女奴自隨豈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賊  
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劉路中人  
還處州任伯超無

此功何論賞罰無辜何以

為國其夫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獲物關事極  
稅感悉停原壽陽之民頗壞優復裴之梯等助  
戎在彼憚臣檢制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陸  
下不責違命離局方之其浸潤之譖應臣如此  
使何地自安其夫八也臣鉅才謝者入實願更  
事撫民並求自效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  
歸身有結髮竭志類每有東妻相殺劫過來弄  
專斷軍政石珍鐵尸兵仗陸路於馬集司盡  
常言明言求管非今不行境外虛實之計以合

走之者舉將出而意欲於主者之命臣無所不  
奉故臣被抑折其去九也鄱陽之鎮合兵與臣  
輝接而推以臣每以被而嗣三書往處境  
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劾或登言臣反或  
然介招擣當須以禮忠臣何以遂於此哉其  
子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頗有表疏  
言直辭強有格龍鮮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  
純孝猶逃以父之杖適宿忠賢不討殺君之賊  
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此苦哉韓信燒桀亡項霸

漢末為女子所烹方悔削逼之說臣每覽晉傳

心常笑之豈容遵彼惡軍而快陛下佞臣之手

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

踐文王口陳在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

國朝之執政然後還中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

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遠監興燒鼓謀於

是幸為仁初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京府城

北排壘而立為景將定子仙所棄敗績赴淮死

者數千人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子子儀至

更請命御史中丞沈浚三景所畏無去意浚  
同賁之景大怒詔攻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  
不息城遂陷於是悉圍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  
收三景朝上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三停守  
武德殿于平悅進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  
爲大赦營營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  
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  
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  
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

之死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賊兵並散景矯詔

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

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

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

陵南兖州刺史高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

紹先爲南兖州刺史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茲

與蕭正德及南兖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

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茲等亦不能制茲奔

于魏京以蕭正德爲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

之景遣廂公丘子美直閣將軍羊海率衆進援  
海斬子英率其軍所守魏魏之據其陰景又  
遣儀同千子悅張大異率兵入吳兵部太守袁  
君正迎降子悅等既至破掠吳中多所謂發遣  
掠子女毒虐百端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  
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道遣儀同仁約爲南道  
行臺鎮姑熟五月高祖萌于文德殿初臺城既  
陷景先遣王偉陳西慶入詢高祖高祖曰景今安  
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德殿景乃入朝以

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行訖高祖問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  
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  
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  
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  
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  
憤時有臺奏聞多所謔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  
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  
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

曰是疾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  
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  
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  
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始梓宮於太極前  
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  
婢者莫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  
城宣城守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  
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  
次錢塘新城成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

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  
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  
曠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  
吳南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  
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  
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  
蘇亶于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  
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  
鹽胥浦二縣爲二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

福省封元羅為西秦三元景龍為陳留王諸元  
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波禮為使持節大都  
督隸大丞相參戎軍事是其中軍侯子鑒監行  
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嶧父子  
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為司徒任約為  
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雋董紹先張  
化仁于慶魯伯和統吳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  
義竝為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鄆陽嗣王範率兵  
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

頓姑熟範將裴之悌夏族成生以衆降景十一

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為臨江

郡富陽為富春郡以王偉元為儀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

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

景以裴之悌為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

夏族成生為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

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

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

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

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

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

董經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勳

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

侯子暨等出自京口水陸並往

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

以侯子暨監南兖州事是月旦

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

詔自加班劔四

石長史從事中

領陵斬景刺史

刺史又結魏人

之大懼即日率

昭嬰城拒守景

無少長皆斬之

召宋子仙還京

行臺鎮錢塘以侯

子暨為南兖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

旬日之間眾至一萬率以西上景願公孟振侯

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為

西兖州陽平郡為北兖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

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為中書監任約進

軍薨於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六心降之世祖時

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眾軍下武

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為相國封太山等二

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讀拜不名劔履上殿如

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為護軍將軍姜詢義為  
相國左長史徐洪為左司馬陸約為右長史沈  
衆為右司馬是月景率兵師上脫口十月盜殺  
武林侯諒於廣莫門詔常出一太宗時內景黨  
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景縣象在天四時  
取則於辰斗君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  
垂拱當辰則八紘共轉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  
故乃雲名水號之若龍宮人壽地之后莫不啓符  
河洛封禪代山宗奔走四夷來如朝萬國聽虞夏

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成  
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  
穴伊瀍檢狃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  
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原遠  
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  
登皇漢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關土跨瀚海以  
揚靈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  
歸豐鳥雲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  
魏邦扇動華夷不供三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

南向值天厭昏爲醜徒數盡盡豹應期風雲會  
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謀勇略出  
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昂叶暉剖析六韜鑄銖四  
履騰文豹變風集虬翔奮翼宏儀負圖而降爰  
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筭吉除獯醜直以鼎  
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斃止九伐未申而惡稔  
實盈元凶殞斃弟洋繼續長亂階異彼洋音  
同茲荐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  
乞一關河百姓泣血請一咸願承奉國靈思覩

王化朕以寡時纂戎一武廢拯堯黎冀康禹跡  
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劍自  
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寶貝始度遼況乃神規窺莽  
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後常  
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  
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之皇太宗太宗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  
行臺郭元寔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  
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

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  
司馬成欽等將襲之達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  
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  
等並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為竟陵王賞發  
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  
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  
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四遷趙伯超謝各仁等  
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四遷  
進軍與賊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

保元羅為太 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  
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子 太師時靈護為太子  
太保紇奚斤為太子太傅王偉為尚書左僕射  
宗超世為尚書右僕射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  
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一巴州刺史王珣等  
率眾下武昌助徐文盛任 以西臺益兵告急  
於景三月景自率眾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  
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  
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

刺史方諸行軍總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  
盛等聞之六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  
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  
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  
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平北  
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

等助守以張弘化仁聞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  
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  
皆陷之自是衆一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  
永福省作詔冀心感過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  
之重思社稷之司歔歔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  
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  
改元爲天正元二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  
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早京邑便有篡  
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

蜀長師益將外威雄心內沮便欲僞借大號遂  
其衷心其謀巨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  
景從之其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  
曰四方之師所以不王者故為二宮萬福若遂  
行弒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  
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  
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命華敬妃為敬皇后豫  
章國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后以劉  
神茂為司空徐洪為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暉李

賢明徐求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並為儀同三  
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  
子妃而降為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  
遣其衛尉彭德王脩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  
陛下憂勞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  
將弒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脩纂以妃虛土加  
於腹因前焉欽用法照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  
庫初太宗久見幽禁謂三莫得接覲慮禍將及  
常不自安入惟舍人設不言之後稍得入太宗指所

石燈謂之曰龐涓嘗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  
上卿試為思之不害曰昔言耳饋魏卒反晉國  
在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  
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  
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麾  
將軍莫乾王元頽等據襄陽歸順仍遣元頽及  
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  
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  
蕭遠降彪十一月景以地伯超為東道行臺鎮

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

寺將兵東征神茂景

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

置丞相以下百官陳

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嘴形似

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威霸

朱安王為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為護軍將軍

南兖州刺史侯子鑿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

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黎元建為南兖州刺史太

尉此行臺如故事又為蕭棟詔追崇其祖為大

將軍考為丞相自加景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盟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苑  
頭雲罕繼八佾鍾虞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  
又矯蕭想詔禪位於已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  
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轎車牀載鼓吹橐駝  
負犧牲替上置筮蹄垂脚坐景所帶劔水精標  
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  
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  
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  
有司奏改景躡爲永吉避景名也改梁室爲漢

律改左民尚書置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  
尚書直殿主帥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  
儀同尤多或匹而孤行自執其左僕射王  
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  
咸竊美之景嘗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  
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左肅爲始祖晉徵士侯  
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

為元皇帝十二年。二月。魏卷二十二。建德文元  
顯孝占據大破之。魏顯三。景景載其手足狗  
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  
立。禮。師。軍。兵。略。盡。恐。齊。人。乘。景。與。西。師。犄。角。乃  
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  
須。躍。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  
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  
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熟。元建還廣陵。時謝答  
仁女劉神茂。將王華。唐。據。以。營。降。

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據各城。志。神。孤。危。  
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齊遁。景  
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熟。  
迨日。還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  
三月。景往姑熟。巡視。聖。柵。又。誠。于。鑒。曰。西。人。善  
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  
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  
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  
日。賊黨大喜。皆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還。

不擊將失之景復命于鑿為水戰之備于鑿乃  
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  
大破之于鑿僅以身免景聞于鑿敗大懼序下  
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  
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莫斤守  
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  
焚景水柵六淮王禪靈寺渚景大  
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  
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

立城廣

于鑿于慶史安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

柵守使王偉索王僧貴略守臺城宋長貴

延祥寺僧王僧安和王僧貴各率柵守

進營於石頭城北是列陣挑戰僧辯率眾軍

擊大破之於于鑿史安和王僧貴各率柵守

暉悉然莫斤並以城降景既退莫斤入宮飲

飲兵屯于闕下遂將此之寬王偉覽書曰昔

豈有數天子今宮中皆士尚足一戰軍可復

事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此打實殺盡

揚名河朔與高三一童  
今來南顧大江東  
城如返掌打堅壁三於  
山破柳神德於南序  
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  
天天亡乃守城者  
營復一決耳何觀石關  
歎息久之乃以皮  
囊盛二子差為藥與三儀  
一器沉者崇等言  
餘騎京師三停委臺城  
亂  
王僧辯遣侯瑒率軍追景  
公守豐等奔廣陵  
永東奔吳郡造次嘉興趙  
一晉陵劫太守徐  
退還具郡送於江而侯瑒  
一獲錢無報之景  
至景家不獲

舉諸乞降者不能制乃與  
以心數十人置絙於  
推墮二十人水自絕續入  
一以臺置洲前水  
舍人主殺之送屍于王  
一辨傳首西臺  
於建康而百姓爭取屠膾  
取食焚骨揚灰  
其場乃以灰和酒飲之  
一景首至江陵  
命棄之於市然後責而瘞  
一付武庫景長不請  
七尺而眉目疎秀絕精  
一殺戮刑人或先  
手足割舌割鼻經日方  
一置於石頭立大書  
有罪者皆擄殺之  
一修屋如此自莫  
一

著白雲精而尚教言如或以平梳指髮狀  
設明若及卷蹄者驚五脚坐或匹馬遊感於  
內及率林園彈射焉為謀臣王偉不許擊出於  
是驚快更成矢志所居殿常有鶴鳴為鳴景意  
之每便大窮山野計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慈  
白馬壽陽來後景  
一美白馬兵皆青衣所養  
烏每戰將勝輒鳴  
一嘶鳴意氣駿逸其奔絕必  
低頭不前初中大  
一口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  
皆以地來降舉世稱之而世宗之見見中書

人朱异說所夢為白此豈守內方一天道前見  
其微乎高祖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  
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吐高祖欣然自悅謂與  
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  
德閣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  
地詎是事宜然致紛紛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  
對曰聖明御宇上意必當比上還黎誰不慕仰  
焉無幾會去建德二心必食景後河南十餘州分  
魏土之空輸誠之誠遠歸聖朝且非天誘其衷

人獎其計原心嘗言及有身嘉公若柱而不容  
恐經後來之望此哉易見威靈下無疑高祖深  
納異言又信前夢乃定議及與陽覆敗  
鎮恒擾高祖曰已憂之曰一二段如此勿作

家聖乎先是丹陽高弘景居於華陽山博學多  
識嘗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叔坐談空不意昭  
陽殿化作單于官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  
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睿詩曰  
掘尾狗子自發任當死未死憐人傷項更之間

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臂大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  
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天監各宗統

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  
平既而天子蒙塵景及正殿焉及景將敗一

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致肉不異凡等世間  
遊行已數十載其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  
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閑梨言其信教也景嘗於

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景曰射景陽  
山大呼云得妖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  
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饋大  
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臭以鹽封其屍王偉陳  
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  
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  
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去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  
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醜

叛換本國誠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  
主成此女姦慝驅率醜徒陵江且濟言其戰強弩論  
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  
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  
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大戎尼罔漢則莽卓  
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列傳第五十

卷五十六

